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一回 吃寡醋姑嫂談心 奉嚴旨鴛鴦分別

詩曰： 閨中和氣產芝蘭，獅吼寧如琴瑟彈。  
賬木興歌綏福復，蠡斯衍慶合家歡。  
於今總是拈酸婦，惜哉曾無療妒丹。  
詬誶時間無樂趣，不如形隻影孤單。

這首詩，說人家娶了個賢慧妻子，則琴瑟相調，倡隨和樂，從此千祥駢集，戾氣盡消。若是娶著一個妒婦，時刻提防丈夫，凡行動舉止，都著猜疑，還要詬誶之聲，徹於戶外，使做丈夫的一刻不能安穩，不如無妻的人，反得逍遙自在。無如古來婦人，百病可醫，惟妒難治。若犯了一個「妒」字，便病人膏肓，隨你蘇張之舌，也說化他不轉。即至威勢相加，刀劍恐嚇，彼寧甘就死，斷乎不肯通融。所以有妒婦的人家，往往至於斬宗絕嗣。我想起來，婦人之妒，惟恐自己丈夫被婢妾分去了歡娛。

殊不知管束得緊，使丈夫畏首畏尾，枕席之間，反無一毫情趣。

且丈夫被妻子約束，不知外邊美色有多少趣味，日夜想念，決無真心向內。無奈婦人癡愚，總迷而不悟，十分之中，賢德者不上一二分，反有八九分嫉妒成性。惜無療妒奇方，為天下男子少伸鬚眉之氣也。吾嘗見世間婦人，有始賢而終變為妒者矣，從未有始之妒而忽翻為賢者。有之，自於越秦氏淑貞始，然亦從死生患難中，受恩深處，方才悔悟回心。且聽在下慢慢敷陳出來，以為妒婦之鑒。

話說浙江紹興府有兩個大鄉宦，一個姓朱名忠，曾做過禮部尚書，夫妻俱已去世，只有一子，名喚朱綸。一個姓秦名孝，官拜兵部尚書，夫妻亦都去世，所生一子一女，長子名秦仲，已娶尤丞相之女為媳，忝中兩榜，選過部屬，因丁外艱，在家守制。女兒名淑貞，年已十四，自幼許字朱綸，生來心性酷妒，小時就吃醋拈酸，見丫鬟有一二分姿色的，便不要他近身，只揀一個奇醜極蠢的小丫鬟，六十歲外的老僕婦在房服役。又誰知嫂嫂尤氏生性各別，出嫁時，贈嫁有四個絕色丫頭，到秦家見丫頭甚多，又揀四個美貌的在房服役，又外邊討四個。見兩個係舊家之女，貌又端莊，就勸丈夫收他為妾。餘十個，就請戲師教成一班女戲子。每逢花朝月夕，一家歡飲，就叫這些丫頭，或清唱，或串戲，或分立兩旁行令勸酒，極盡快樂。

只有淑貞小姐心中十分不悅，哥嫂請他，不但不肯赴酌，還時時苦勸嫂嫂道：「一夫一妻，人倫之當，小老婆豈是好有的？且這些油頭粉臉，妖妖嬈嬈的丫頭，最要引誘家主，壞人心術，離人骨肉。嫂嫂但知一時取樂，竟不想後來日子！你便真心待他，他卻假意奉你，一有不合，必至夫妻反目，妻妾爭風。這還是小事。更兼小老婆生出兒女來，家產分了去，一心偏向著生他的娘，誰來顧著你嫡母？我是一派忠言，嫂嫂請自思之，莫到後來追悔，想我的話，就晚了。」尤氏道：「姑娘所說，自是不差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從來說牡丹雖好，綠葉扶持。我等幸生富貴之家，豈可不自知機，自圖快樂，反要去尋煩惱？你說美妾俊婢，恐引壞了男子的心腸；我說美妾俊婢，正是固結丈夫的恩愛。那男子漢是天邊之鳥，生於富貴，更不比得貧賤之家，終日看著妻子過日。或上京赴選，或遠任他邦，就家中也有賓朋宴會，也有親戚往還。家中若拘管得緊，不容女子見面，到外邊去，莫說見了美貌女子，視如性命，就見了稍有姿色的，也覺得奇貨，勢必瞞著家中，或娶為外宅，或包妓宿娼。我又不能隨他，何由知道？即或聞知，他在遠方，一時不得見面，要與尋鬧，也不能夠。若告訴外人，外人反道我不賢，這個悶氣，可不要活活氣死！就在近處，晚上回來，與他嚷鬧。他若懦弱的，外邊受我約束，肚內恨我如仇，夫妻之情安在？倘遇強橫的，老羞變怒，兩相吵鬧，必至夫妻分開，他便在外尋花問柳，我卻在家獨守孤燈，這苦對誰分訴？不若多娶婢妾，朝歡暮樂，外邊就有美色，也只看得平常，決不貪戀他了。至說怕他生子，更是過慮。我若無子，巴不得他多生幾個，我便可免生產之苦，安享嫡母之稱。我若有子，長俊的，高官顯爵，何在祖上這點家產；若不長俊的，雖獨得了萬貫家財，原要散去。不若兄弟多些，彼此相幫，多多益善。不見郭子儀七子八婿，滿牀牙笏，誰不羨其滿門榮貴！這些兒女，也是姬妾所生者多，難道夫人一個人生的麼？姑娘勸我不要後邊追悔，想你的說話，我倒決不追悔，姑娘後來方信找說話哩！」

小姐聽說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我也不與嫂嫂辯，且到後來，看你想我的話好，還是我想你的話好！」自後姑嫂兩個，話不投機，也不再說。只小姐見了這許多婢妾，猶如仇敵一般。

不覺過了兩年，小姐年十六，朱綸年十七，央媒來說，迎娶過門。妝奩極其豐盛，哥嫂要撥四個丫鬟贈嫁，小姐不肯要，哥嫂沒奈何，只得另外折丫鬟銀二百兩，隨身就是那極蠢的小丫頭，極老的一個僕婦。

且說朱綸，見妝奩之盛，妻子又美，甚是歡悅，卻又心中疑惑，道：「聞秦家美婢甚多，怎不將幾個看得的贈嫁，卻將這一老一小兩個怪物來？若說哥嫂不顧妹子，怎的妝奩卻又甚好，且折丫鬟銀二百兩，並不象薄待妹子的？」心上躊躇不決。

那裡曉得倒不是舅爺之故，倒是新夫人之故，全在這裡上做工夫。不但贈嫁丫鬟不要，一嫁過門，見朱家俊婢也不少，想公婆去世後，丈夫與這些丫頭日夜同處，豈能無染？三朝就要發作，虧得送娘與老僕婦再三相阻，方忍耐住了。到小滿月後，再忍不住，就與丈夫吵鬧，立逼將一眾丫鬟盡行賣去。朱綸見妻子美貌，又是新婚，正當恩愛之際，只得聽妻子作主賣去。

秦氏見丈夫言聽計從，一發驕橫，稍有不如意處，便要尋鬧，日夜不休。朱綸起初愛他，每事順從，後來因愛生畏。秦氏又日凶一日，處得丈夫服頭服腳，記得嫂嫂之言，一應賓朋宴會，親戚往還，都不許他去。哥嫂來請他回門，不好回得，還預先要老僕婦回去說，要嫂嫂吩咐眾丫鬟，不許到外邊張探。當日回去，外邊男客，內裡女客。小姐一面吃酒，心上心對著外邊，如坐針氈，還叫小丫頭出去巡察，未有一刻寬心。未到晚，就叫轎同丈夫辭了哥嫂回家。直至哥哥補了禮部員外，帶了家眷進京，只得到家一送，還不許丈夫來送。

誰知婦人犯了醋病，老天偏要與他作對，朱綸做親數年，秦氏總不懷孕。一日，偶有一個老親來看朱綸，曉得他未曾生子，因說道：「你已做親幾年，沒有生產，想你娘子不受胎。

你父母只你一子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何不娶一妾，早生兒子，接續箕裘要緊。」秦氏適走出來聽見，朱綸還未答應，裡邊先已大鬧起來，嚇得那老親飛跑而去。秦氏足足鬧了三日三夜，說道：「男子聚在一處，再無好話說。」自後不但不許丈夫見女人之面，連男子也不許他見，拘禁房中，一步不容稍離，連鄉試都不肯放他去。虧老家人夫婦再三相勸，說：「省中去此不遠，功名大事，豈可錯過？且相公素守小姐法度，決不有犯。來往不過二十餘天，在場中倒有十幾日，也無暇去尋花問柳。」秦氏聽了方肯應允。又囑托老家人跟隨，寸步不可相離，容相公在外閒走。

朱綸見妻應允，方敢收拾行李筆硯，擇日起身。到省尋寓靜坐，果然足跡不敢移步。未幾，三場考畢，急急回家。秦氏還再三盤問，好是丈夫被人分去了一般，虛鬧了幾日方祝過了十餘日，只聽得一片鑼聲打將進來，高高貼起報單，朱綸中第三名經元。秦氏也甚歡喜，只是又要到省中去見座師，拜房官，會同年，又費一番疑慮訣察。總是老僕晦氣，原交在他身上看守，回來亦不免幾日訪察、盤問，話不細表。

且說過了兩月，各舉子都要上京會試，秦氏想嫂嫂曾說？

上京赴選，遠任他邦，那裡防閒得許多？聽憑他，又斷然不可，左思右想，道：「會試不比鄉試，路途又遠，日子又長。男子心腸最活，倘一放縱，要收他轉來，就難了。況今已中舉人，拼得多守幾年，少不得原有官做，必要中進士何用？況進士未必拿得定，算來功名事小，情義為重。」決意不肯放他去會試。

老家人夫婦勸也不聽。朱綸見妻子之意甚決，也安心不去會試了。

誰知富貴逼人，那裡由得人作主。且說北直鄉試卷發禮部磨勘，內有一卷，文理不通，別字甚多，禮部與主試有隙，就將此卷進呈御覽。皇上大怒，立刻喚那舉子來面試，果是一字不通，就將那舉子革職問罪。又想北直系輦轂之下，尚有此弊，各省弊病必多，即發一道嚴旨？著各省新中舉人，立刻到京復試。如有一名不到者，即同關節，革去舉人，發刑部嚴訊治罪。

此旨一下，莫說有關節的，幾乎急死，也只得勉強進京；還有那年老不想會試的，家貧沒有盤纏的，有病不能遠出的，父母年老不忍暫離的，聞了此旨，也只得連夜起身。

此信傳到朱家，朱綸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喜的是文理甚好，不怕復試，且趁此可以會試，進士可望；怕的是仍恐妻子不容，連舉子多要送去，還要發刑部審訊，只得將此話與妻子說知。秦氏起初還道丈夫要去會試，假造此話來騙他，後來曉得是真，卻又不肯就放他去，直至府縣官都來催促，曉得勢不能阻，算來只有同去。朱綸道：「娘子同去甚好。只是同了家眷，必須水路去。自下正當河乾水淺，還愁冰凍難行，不但復試趕不及，連會試也趕不到。聖旨嚴緊，必須旱路，連夜趕去方好。娘子同行，仍恐不便。」秦氏見丈夫不要他同行，大怒道：「如此說，寧可革去舉人，斷不許去！」朱綸嚇得又不敢開口。倒虧得老家人在旁，看見主母如此，只得上前稟勸道：

「聖旨嚴急，不到的不但革去舉人，原還要押解刑部嚴訊，此去終不能免。小姐同行，卻非水路不可，水路直來不及。若從旱路去，一路風霜勞苦，早起晚宿，男人尚且苦楚，何況小姐深閨嬌養，足跡未曾出戶，如何受得此苦！相公所言，實是一片真心，並非不要小姐同去。若慮相公有甚差錯，交與老奴身上，包管兢兢守法。小姐若要進京，慢慢叫船到來，豈不兩便！」

小姐想來，料阻不住，只得三令五申，嚴戒丈夫一番。又再三囑咐老僕：「到京寓所，斷要尋僧道庵觀，有婦女人家斷不可寓。倘中了進士，瓊林宴上，有妓女勸酒，最要壞人心術。

我家大爺處，更不可往來，家中這些丫頭，個個妖妖嬈嬈，相公若去，斷要引誘壞了。你須一一聽我吩咐，時時鑒察，處處留心，不要聽了相公，與他一路，欺瞞著我。我若訪知，連你也不得輕恕！」老僕唯唯受命。起身時，秦氏又將向來最愛的一個玉鴛鴦，分開卻是兩隻，合來卻成一個，是他父親海外封王得來付與他的，今分一個付與丈夫帶去，吩咐道：「此物是海外之寶，中國所無，一雌一雄，猶如夫婦一般，分開再無別對的。今分一隻與你，帶在身邊見此鴛鴦，就如見我；一起他念，看此即便收心。倘有所犯，斷不與你干休！」

朱綸亦唯唯受命，隨拜別妻子，同了老家人急急上路。不數日，過了鎮江，渡過江去，直到王家營，僱了牲口，要連夜趕進京中。不想到山東路上一座高山腳下，主僕正向前行走，只聽得一支響箭飛來，射中老僕馬腳，跌入山窩之內。朱綸回頭一看，見老僕跌入山窩，遠遠望見後面有強人飛馬追來，嚇得心慌，也不能顧行李、老僕，將馬連加幾鞭，飛跑逃命。幸強人趕到，見了老僕的馬匹、行李，急急送上山中，糾集群盜，一齊來趕朱綸。正是？出門才躲雷霆令，路途重逢霹靂聲。不知朱綸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